

## 教材展望

# 編輯鄒族卡那卡那富語言教材的感想

孔岳中 鄒族卡那卡那富 (Kanakanavu) 語教材編寫組主編

鄒族有三個亞族，即北鄒族的阿里山鄒，與南鄒族的卡那卡那富、沙阿魯阿。卡那卡那富人全部住在高雄縣的三民鄉；沙阿魯阿人多數住在高雄縣的桃源鄉，少部分人於近代遷徙至三民鄉的民權村。

提到鄒族，多數人所指的是阿里山鄒人，鮮少人知道還有南鄒族的兩個亞族。三個亞族語言互不相通，所以我們對話共同的語言是國語，弔詭的是，卡那卡那富人與沙阿魯阿人在一起，除了國語之外，也可以布農族語通話，緣於布農族遷徙至我們兩個鄉，而且成為地區絕對多數的人。我們幾乎都會說布農族語，布農族語也是我們共同的語言，所以有些朋友調侃我們是「布農族化」的「鄒族人」，對我們卡那卡那富人與沙阿魯阿人來說，那是笑不出來的玩笑話。

我們稱阿里山鄒人為cau ka Tapang，意思是住在「達邦」的人；稱沙阿魯阿人為Na'arua，我們兩者的語言比較相近，就語言的相互影響而言，遠古時期兩個社群應該住的非常近，Na'arua是我們稱呼他們所住的地方。北鄒人年長的一代稱我們為Taivuanu，據北鄒的耆老指稱的也是地名或住的方向，年輕的一代改稱我們為卡那卡那富人，或住在三民鄉的鄒族人。

鄒族三個亞族裡，我們人口最少，約四百人左右。在台灣社會裡原住民是少數；在原住民的社會裡，鄒族是少數；在鄒族的社會裡，卡那卡那富人是少數；在我的部落裡，我們還是少數。我們的語言就在多重的少數裡掙扎，的確已經瀕臨消失的地步。我們可能將面臨人

還活著，但是，能具體證明一個民族存在與否，最重要的介面：「語言」，已奄奄一息了，是何等感傷、無奈又遺憾的事。我的族人相當關注、在意、憂慮現在的情況，也都清楚族語言的復振最好的管道是家庭化、部落化、社區化。問題是本族人的父母未必會說族語，我們的部落、我們的社區就算有在說族語，說的也是布農族語。我們的憂心說給後代的青年或小朋友聽，有時候的回應是：「有在學呀！我學媽媽或爸爸的布農族語啊！不都是原住民語言嗎？」我們小族群都面臨相同的問題，語言的強弱與其實際的運用，推動上助力少窒礙多，確實比大族群的難度較高。編輯族語教材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機會，讓我們從零開始出發。

自九十一年起，在政治大學「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化研究中心」緊迫盯人式的指導下，總共九個階、每階十課的「九年一貫」鄒族卡那卡那富語教材終於在今（94）年完成，回顧此段編寫過程，有些值得一提之事，一方面做為自己的省思，一方面也試著找尋最適合自己族群語言復振之路。

**書寫系統的問題：**一般較大的族群，有所謂的「教會版」與「民間版」，要確認其整個族群的書寫系統，必須經過一番的協商，以獲得大家的共識。本族（卡那卡那富）以往從未有過紀錄本族語言的任何符號，所以本族的編輯委員很快就獲得共識，使用羅馬拼音最能掌握住本族的語言，之後，為顧及整個鄒族內部語音符號的統一，便於相互流通，我們做了些微的調整，協商順暢，無所爭議。



**語彙的問題：**我們有諸多的用語與漢人習慣是有不同的，如第一階第一課的第一句「你好嗎？」，漢語裡此句是非常普通的問候話，在本族裡就要看使用的時機，傳統上我們說「你好嗎？(mamanung kara kasu?)」適用於問候受傷、生病、或最近情況不太好的人，如果我們對長輩突然說這句話，修養好的可能瞪你一眼，碰到心情不好的，可能悻悻然回你「我活的好好的，幹嘛問我好不好？」我們真正的問候語是隨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，如看到某人經過，問他「你要去哪裡？有伴嗎？慢慢走！」；別人正在工作，問他「你在做什麼？需要幫忙嗎？佩服你的勤勞」等等，很貼切，而不是應付式的問候。諸如此類，教師手冊內都有清楚的說明，講師在上課時更應深入的交待。

**新創詞、多重涵義詞、特殊用法的詞彙：**郵局、醫院、火車、公車及其他與電有關的詞彙，在我們固有的詞彙裡多數沒有，但是時代在改變，這些我們都必須賦予新的詞彙。另外，像本族語「mus'uvu」一詞，含有敬禮、致意、道歉、禮拜、祝賀、慶祝等多重意思。還有些詞彙因對象、時機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，如「多與少」，形容人或物品有不同的說法；如「殺豬」一詞，在祭典裡我們忌諱說出來，我們說「處理四隻腳的」；對人我們不說「死了」而說「壞掉了」。同屬南島語系的其他族群，可能也有類似的情況，我們在編輯及教學之中均應注意。

**音韻掌握的問題：**我們聽一個人說話的腔調，大概就能猜出其所居住的背景，因為每個族群都有他特殊的說話音韻，而聲音的高低有時也在表達不同的意涵。如本族的「量詞」較少，我們表述長、短、遠、近時，在手量範圍

內以手比擬，無法比擬的用聲音表示，我們說「很遠」、「很~遠」、「很~~遠」，對方要用想像的來理解你的說法。所以我們除了靠教學技巧掌握本族特有的音韻外，必須學習現代的觀念，創造進步的數詞說法。

**實驗教學的啟示：**編輯期間，政治大學語教文中心曾安排就所編的教材實施教學實驗，我們獲得以下感想：

- 1.國小一、二年級重點在口語的學習，不必急著要求學會書寫，但可鼓勵他認識字母及簡單的拼法。
- 2.人體外部器官的詞彙，較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，平時運用的機會也較多，教學初期可加入課程內。
- 3.教學中適時介紹本族的人文、地理、祭典、樂舞等傳統的東西，可增進對族群的認識。
- 4.盡量營造輕鬆、有趣的學習情境，可促進學習的興致。
- 5.引用現代的教學器材，如電腦的影、音、動畫等，可增益學習的效果。
- 6.家長若能共同參與上課最好，若僅對小朋友上課，設計的家庭作業最好能與其家長共同討論，擴大族人的參與感。

有人說：「目前台灣閩南語拄著柺杖；客家語坐在輪椅上；原住民語躺在急診擔架上」。以上的比喻若成立，那我們這些更小的族群，不但在急診室裡，而且僅靠呼吸器維持他的生命跡象。最近幾年，政府對原住民語言的流失有在注意，但是所提出的急救手段大多是一般性的，缺乏「針對性」。我們不能比照阿美、泰雅、布農族等大族群。我們需要立刻輸血，穩定生命，再論一般的治療手段。